

北平无战事

刘和平
——著

All Quiet
in
Peking



当一个巨大的存在一瞬间消失，
不是土崩瓦解，
而是一堵高墙，
历史在那边，
我们在这边。

北平无战事

刘和平
——著

All Quiet
in
Peking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献给公元 1948 至 1949 年

当一个巨大的存在，一瞬间消失，不是土崩瓦解，而是一堵高墙，历史在那边，我们在这边。

复仇者不折镆干。

——《庄子·达生》

十七

方邸后院竹林。

“证据？”曾可达见过沉着镇定的人，可还没见过方步亭这样沉着镇定的人，“方行长一定要我拿出崔中石是中共的证据？”

方步亭：“国家已经推行宪政，三权分立。没有证据，曾将军就是将崔中石带走，哪个法庭也不能将我们央行的人审判定罪。”

曾可达低头沉默了少顷，然后又抬起头望向方步亭：“方行长，一定要我们拿出崔中石是中共的证据，送到南京公开审判，这样好吗？”

对这样的反问，方步亭照例不会回答，只望着他。

曾可达：“如果方行长执意要证据，多则十天，少则三天，我们就能拿出崔中石是中共的证据。证据呈上去，一个中共的特工在方行长身边被重用三年之久，致使他掌握了中央银行那么多核心金融情报，对您有什么好？三年来，这个中共特工还利用方行长的关系和您在空军的儿子密相往来，对他又有什么好？”

曾可达尽量释放出和善的目光，等待方步亭和善的回应。

方步亭的眼睛却直直地望着他，终于开口了，说出的话却是曾可达不想听到的回应：“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带些换洗衣服，然后跟曾将军走。”说着，已经从竹林的石径向前方的洋楼慢慢走去。

曾可达一愣：“方行长……”

方步亭边走边说：“至于方孟敖，他虽是我的儿子，可我们已经十年不相往来了。如果抓他，希望不要将我们父子牵在一起。”

曾可达在原地又愣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立刻大步跟了过去。

方步亭已经走出了竹林。

上弦月要落山了，往东什刹海的中海和南海，现在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司令部的灯光远远照来，这时便显出了明亮。

那郑营长带着的一个护卫班大约是因方孟敖又发了脾气，被迫分两拨都站到了两百米开外，远远地守望着仍然在后海边的方孟敖和崔中石。

二人这时背对他们坐在岸边，裤子全是湿的，又都光着上身，一个肌腱如铁，一个瘦骨嶙峋，让那郑营长看得疑惑不定。

“是你不信任我了，还是上级不信任我了？”方孟敖望着水面低声问道。

崔中石：“没有什么上级。已经告诉你了，我不是共产党。”

方孟敖：“你太不会说假话，从你跳进水里我就看出来。”

崔中石：“你太诚实。我敢跳进水里，是知道你水性好。”

方孟敖：“这么黑，我水性再好也不一定能找着你。”

崔中石：“那就是我该死。”

每一句推心置腹都像春雨淋在暗燃的木炭上，冒出来的仍是一片片烟雾。方孟敖倏地转过头定定地望着崔中石。

——三年来自己一直视为知己，推心置腹的人，分明这么近、这么真实。可眼前这个瘦骨嶙峋的身躯，和以往总是衣冠楚楚的那个崔中石却是那么远、那么陌生。他决定不再问了：“这三年来我把真话都对你一个人说了。这个世界上，包括我过世的母亲，都没有你了解我。你应该知道，我最恨的人，就是欺骗我的人，不管是谁！穿上衣服吧，我送你回去。”抄起地上的衣帽站了起来，飞快地穿上了军服戴好了军帽。

崔中石是近视，跳水时眼镜搁在衣服上，伸手在四周摸了好几下

还是找不着原处，只得说道：“能不能把眼镜找给我？”

方孟敖穿戴好了衣帽本是背对着他，这时又慢慢转过身去，看见光着上身两眼无助的崔中石，一阵难言的心酸蓦地又涌了上来。走过去帮他拿起了眼镜和那个假衣领、那件长衫，递了过去。

“谢谢。”崔中石答道。

方邸洋楼一层客厅。

“国民政府不可一日无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不可一日无北平分行，北平分行不可一日无方步亭行长。”曾可达这几句顶真格的语式听来太耳熟了，可此时从他嘴里说出偏又十分严肃真诚。

方步亭那条已经踏上了二楼台阶的腿，不得不停住了。

曾可达在他背后立刻补了一句：“必须告诉方行长，这几句话不是我说的。”

方步亭回头望向了曾可达：“现在不是清朝，我更不是左宗棠。当年潘祖荫和郭嵩焘那些人用这样的话打动了咸丰皇帝，保住了左宗棠。可现在是中华民国，宪政时期。要是我方步亭真干了危害国家的事，有法律在，谁也保不了我。因此，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对我并不重要。”

曾可达：“时不同而理同。当年左宗棠也正是没有干危害清朝的事，那些人才保住了他。同样，南京方面也相信方行长包括方大队长从未有意干过危害中华民国的事，才托我将这几句话转告方行长。和当年清朝要保左宗棠一样，南京方面现在保的也不是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个人，而是国家当前危难的时局。东北、华北，跟共产党的决战即将开始，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担负着保证前方军需供应和平津各大城市经济稳定的重任。这个重任无人能够替代方行长。不管方行长认为我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重不重要，我都必须转告，这几句话，就是托我给您送茶具的人对您的评价，也是对您寄予的厚望。”

方步亭的目光远远地望向了仍然摆在桌上的那套茶具，茶壶上的字在这个距离是看不见的，可那几个字竟像自己能够跳出来，再次扑向

他的眼帘——“蒋先生经国清赏”！

方步亭下意识地闭上了眼，只觉夜风吹来都是后院竹林的摇动，簟音入耳，竟似潮声！

曾可达接下来说的话便像是在潮声之上漂浮，若隐若现偏字字分明：“您刚才也看到了，这套茶具为什么是一个壶、三个杯子？我的浅见，这个壶代表的便是北平分行业，三个杯子代表的应该是方行长和您的两位公子。希望方行长不要辜负了送礼人的一片苦心。”

听他把三个杯子比作了自己父子三人，仿佛漂浮在潮声之上的那条船猛地撞向了胸口，方步亭倏地睁开了眼睛，望向曾可达。

曾可达也在望着他，目光被灯光照着，游移闪烁。

方步亭琢磨不透曾可达此时怪异的眼神。他知道这套茶具应该有四个杯子，却不知道是不久前因曾可达盛怒之下失手摔了一个，现在被他顺理成章将三只杯子比作了他们父子三人。

——蒋经国的深意何以如此简单直接？

犹豫只有片刻，方步亭踏在楼梯上的脚踏回了地面，接着朝摆在那套茶具的桌子走去。

曾可达悄然跟在他身侧，随着走到茶具边。

方步亭：“这套礼物我收下了，请曾将军代我转达谢意。”

曾可达立刻双手捧着已经打开盒盖的那套茶具恭敬地递给方步亭。

方步亭也只好双手接过那亮在面前的一壶三杯。

曾可达捧着礼盒的两手并未松开：“今晚我就向南京方面打电话，转达方行长的谢意。可南京方面更希望听到方行长对中共潜伏在您身边那个崔中石的处理意见。北平分行业是党国在北方地区的金融核心，我们的经济情报再也不能有丝毫泄露给中共，更严重的还要防止这个人将中央银行的钱通过秘密渠道洗给中共，防止他进一步将方大队长和他的飞行大队诱入歧途。于国于家，方行长，这个人都必须立刻消失。南京的意见，最好是让他秘密消失。”

德胜门往东中胡同的路上。

原来跟在方孟敖车后的那辆中吉普，现在被逼开到了前面，变成了开路的车。深夜戒严的北平路面空旷，中吉普因担心被后面的方孟敖甩掉，仍然不紧不慢地开着。

后面的方孟敖显然不耐烦了，催促的喇叭声不断按响，开车的卫兵只好望向身边的郑营长。

那郑营长也是一脸的无可奈何：“看我干什么？加速呀！”

中吉普立刻加了速，飞快地向前驶去。

方孟敖的脚这才踩下了油门，斜眼望了一下身旁的崔中石。

路风扑面，崔中石的脸依然平静。

前方好长一段路都是笔一般直，方孟敖双手都松开了方向盘，右手从左手腕上解下了那块欧米茄手表。接着左手才搭上方向盘，右手向崔中石一递：“拿去。”

崔中石望了一眼伸到面前的表，又望了一眼并不看他的方孟敖：“我不需要。”

方孟敖右手仍然递在那里：“不是送你的，拿去。”

崔中石只望着那块手表：“送谁的？”

方孟敖：“替我送给周副主席。”

崔中石心里一震：“哪个周副主席？”

方孟敖：“你曾经见过的周副主席。这该不是编出来骗我的吧？”

崔中石还是没有去接手表，叹了口气：“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周副主席，也不可能见到你说的周副主席。这块表我没有办法替你转送。”

方孟敖的脸沉得像铁：“不是我说的周副主席，是你说的周副主席！这块表你必须转送，不管托共产党的人转送也好，托国民党的人转送也好。总有一天我能知道是不是送到了周恩来先生的手里。”

“我尽力吧。”崔中石将手慢慢伸了过来。

方孟敖望着他的侧脸，心里一颤。

崔中石眼角薄薄的一层晶莹！

一种不祥之兆扑面而来，方孟敖将手表放到崔中石手心时，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崔中石的手却没有配合他做出任何反应，方孟敖心中的不祥之兆越来越强了！他猛地听到了两人掌心中那块表的走针声，越来越响！

前面中吉普的喇叭偏在此时传来长鸣，方孟敖耳边的表针声消失了，但见前面的中吉普在渐渐减速。

车灯照处，前方不远已是东中胡同。那个单副局长带着的警察，还有不知哪些部门的便衣都还死守在那里，崔中石的家到了。

方孟敖慢慢松开了崔中石的手，只得将车速也降了下来。

回到卧室，方步亭躺在床上像是变了个人，脸色苍白，额头不停地渗出汗珠。

程小云已经在他身边，将输液瓶的针尖小心地扎进他手背上的静脉血管：“疼吗？”

方步亭闭着眼并不回话。

程小云只好替他贴上了胶条，又拿起脸盆热水中的毛巾拧干了替他去印脸上的汗珠。

方步亭开口了：“去打电话，叫姑爹立刻回来。”

程小云：“姑爹在哪里？”

方步亭莫名其妙地发火了：“总在那几家股东家里，你去问嘛。”

程小云无声地叹息了一下：“不要急，我这就去打电话。”

恰在这时一楼客厅的那架大座钟响了，已经是夜晚十点。

燕大未名湖北镜春园小屋内。

何孝钰走进屋门，开门站在面前的是满脸微笑的老刘同志：“军营的‘联欢会’别开生面吧？”

何孝钰的脸上有笑容眼中却无笑意：“男同学还在帮着查账，女同学都在帮飞行大队的人洗衣服。”

老刘的一只手半拉开门，身体依然挡在何孝钰面前，望着她，像

是有意不让她急着进去：“你提前回来没有引起谁怀疑吧？”

何孝钰：“我爸身体不好，同学们都知道。”

老刘点了下头，还是站在她身前：“孝钰同志，急着把你找来，是要给你介绍党内的一个领导同志，你要有思想准备。”

何孝钰这才似乎领会了老刘今天有些神秘的反常举动，难免紧张了起来，点了点头。

“镇定一点儿，你们单独谈。”老刘又吩咐了一句，这才拉开门走了出去，从外面将门关上了。

何孝钰慢慢向屋内望去，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惊在那里。

——尽管刚才老刘同志打了招呼，何孝钰还是不相信，坐在桌旁“党内的领导”竟是谢木兰的爸爸谢培东！

谢培东慢慢站起来了，没有丝毫惯常领导同志见面时伸手握手关怀鼓励的仪式，站在那里还是平时见到的那个谢叔叔，两手搭着放在衣服的下摆前，满目慈祥地望着她。

“问清楚了。”程小云在方步亭的床边坐了下来，给他额头上换上了另一块热毛巾，“姑爹在徐老板那里，商量股份转让的事情。”

方步亭：“是在徐家城里的府邸还是在他燕大那个园子里？”

程小云：“在他西郊的园子里。”

方步亭：“这么晚了怎么进城？给孟韦打电话，让他去接。”

程小云：“好。”

“木兰也还在孟敖他们那里吧？”谢培东将一杯水放到坐在另一旁的何孝钰桌上，问的第一句竟是和以往一样的家常话。

就是这样平时惯听的家常话，今天何孝钰听了却止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谢培东站在那里，只是沉默着，知道她这个时候心情复杂激动，任何解释劝慰都不如让她将眼泪流出来。

“对不起，谢叔叔。”谢培东的沉默让何孝钰冷静下来，见谢培东仍然站着，她也站了起来，掏出手绢揩干了眼泪，“您坐下吧。”

“你也坐，先喝口水。”谢培东自己先坐了下来，仍然保持着他在方家只坐椅子边沿的那个姿势，让何孝钰感觉他还是那个谢叔叔。

何孝钰也和以往一样在椅子的边沿礼貌地坐下，借着喝水的空当，隔着水杯，出神地望着这个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党内领导同志的谢叔叔。

“我今天来见你，把你吓着了吧？”谢培东温然笑着。

“没有……”何孝钰答着，两手却仍然紧紧地握着水杯，接着轻声问道，“我只是想问，这么多年，您在方叔叔身边是怎么过来的……”

谢培东：“我知道你是想问，我既然隐藏得这么深，今天为什么要暴露身份，前来见你，是吗？”

何孝钰只好诚实地点了下头。

谢培东立刻严肃了：“组织上遇到严重的困难了，这个困难本不应该让你来担。因为牵涉到党内一个重要同志的安危，还牵涉到一位我们要争取的重要人物的安危。组织通过反复研究才决定让我见你，希望我们两个共同将这个艰巨的任务担起来。只有我们才能保证那两个人的安全。”

谢培东说这段话时的诚恳和坚定，慢慢淡去了他在何孝钰眼中刚才“神秘”的色彩。她的目光立刻也凝重了起来，谢培东所说的那个“党内重要的同志”是谁，眼下她并不知道，可是那个“要争取的重要人物”她立刻猜到了——方孟敖的形象叠片似的在她眼前闪现了出来。

何孝钰当即站了起来：“谢叔叔……今后，我还能叫您谢叔叔吗？”

谢培东：“不是还能，是必须叫我谢叔叔，永远都叫我谢叔叔。今后我们见面的时间会更多。我要像以前一样见你，你也要像以前一样见我。我能做到，你能不能做到？”

何孝钰坚持看着他，憋足的那口气还是散了，低头答道：“谢叔叔，我怕我做不到。”

谢培东沉默了一下，接着理解地笑了：“做不到就不要勉强去做。

其实我们再见面也不能完全像以前一样，你可以有些不自然，不自然也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已经可能是你的姑爹了。我说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何孝钰倏地抬起了头：“谢叔叔，姑爹是什么意思？”

谢培东：“孟敖就叫我姑爹，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何孝钰：“这一点我恐怕做不到。这个任务请求组织重新考虑。”

谢培东收了笑容：“为什么？”

何孝钰：“因为我并不爱他，我不可能跟着他叫您姑爹。”

谢培东这回是真正沉默了。

何孝钰：“我连自己都不能说服，不要说瞒不过方叔叔，更瞒不过他背后国民党那些人。”

谢培东想过何孝钰接受这个任务时会尴尬、会害羞，却没想到她会这样不接受方孟敖。重要谈话出现重要问题了，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踱了一路，站到何孝钰面前约一米处停下了：“这一点倒是组织上没有考虑到的。孝钰，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比方说孟敖是个孤儿？”

何孝钰：“我不明白谢叔叔的意思。”

谢培东：“他没有母亲，也没有父爱。”

何孝钰像是被闪电击中了一下，目光中立刻浮出了一丝爱怜的认同。

谢培东：“他心里有个母亲，可这个母亲又始终见不到面。唯一能让他见到这个母亲的人现在也因为面临危险，不能跟他见面了。你愿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和孟敖相处？”

何孝钰显然已经被感动了，却还是有些犹豫：“我跟他相处实在太难。”

谢培东：“不难，组织上就不会找你了。谢叔叔和你们不是一代人，也不能完全理解你们的感受。你刚才说并不爱孟敖，那就在爱字前面加上一个字，疼爱。这你应该能做到吧？”

何孝钰终于艰难地点了头。

谢培东没有再坐下：“大约还有二十分钟孟韦就会来接我。你也不

能再待了，早点回家。顺便问一句，学运部梁经纶同志这一向是不是都住在你家里？”

何孝钰立刻敏感地露出了一丝紧张和不安：“好像是南京财政部需要我爸提供一份论证币制改革的咨文，梁教授这一向都在帮我爸查资料，有时候住在我家。有问题吗？”

“这些组织都知道，没有问题。”谢培东立刻答道，“问题是，方孟敖可能随时会来找你，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来找我？”何孝钰睁大了眼，“这也是组织的安排？”

谢培东：“组织不会做这样的安排，是分析。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孟敖现在是‘孤儿’。以他现在的处境和性格，一定会来找你。”

何孝钰立刻又忐忑了：“我用什么身份接触他？”

谢培东：“照学委那边梁经纶同志对你的要求，表面上以进步学生的身份和他接触，具体接头的时候，再告诉他是城工部安排你接替崔中石同志的工作，与他单线联系。”

何孝钰实在忍不住了：“谢叔叔，学委也是城工部领导的党的组织，为什么不能让梁教授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谢培东：“你和方孟敖是单线联系，这是绝密任务。除了我和老刘同志，梁经纶同志包括严春明同志都不能知道你城工部党员的身份！至于个人感情方面，组织上相信你会正确对待。”

说到这里，何孝钰沉默了，谢培东也沉默了。

车灯不开，路黑如影，一辆军用小吉普依然全速飙来。

前面不远的左边现出了青年航空服务队军营的营灯，军用吉普吱的一声突然刹车，车子跳动了一下，戛然停在了路口。

跟在这辆军用小吉普后边的一辆中吉普也没有开车灯，没有料到前面的车会突然停住，等到发现已经只有几米的距离，开车的兵急踩刹车，还是碰到了前边那辆小吉普的尾部。

坐在中吉普里的人全都受了冲击，好些人跌倒在车里。

副驾驶座上的那人受的冲击最重，头直接撞上了挡风玻璃，军帽飞了出去，又反身跌坐在副驾驶座上——原来是那个郑营长。

郑营长很快缓过神来，反手给了身边的驾车卫兵一个耳光，接着打开车门跳了下去，走向前边那辆军用小吉普。

那郑营长头上光着，忍着疼，还是向小吉普里的人先行了个军礼：“对不起，撞着长官没有？”接着俯身去看。

小吉普车内打火机嚓地亮了，照出了正在点烟的方孟敖。

点燃了烟，方孟敖吸了一口：“弟兄们没有受伤吧？”

那郑营长见方孟敖气定神闲，松了口气，又站直了身子：“长官没有受伤就好，弟兄们都没有事。”

方孟敖：“没有事就好。我已经到军营了，你们都回去吧。”

那郑营长斜望了望岔路不远处军营通明的营灯，转对方孟敖坚定地答道：“报告长官，上级的命令叫我们二十四小时保护长官。”

方孟敖望着车外影影绰绰的郑营长，沉默少顷，燃着烟火的手招了一下。

那郑营长又将身子俯了过去。

方孟敖低声在他耳边说道：“有情报，今晚有人要对曾将军采取不利行动。你们必须赶回去，加强保卫。”

“不会吧？”那郑营长将信将疑，“哪方面的人敢在顾大使宅邸对曾将军下手啊？”

方孟敖：“那上级为什么还叫你们保护我？五人小组的人为什么今早一刻也不敢停留，全离开了北平？现在最危险的是曾将军，不是我。明白吗？”

那郑营长有些信了，不过还在犹疑。

方孟敖：“是不是要我带上飞行大队的人都搬到顾大使宅邸去，跟你们一起保护曾将军？”

“长官请快回军营。我们这就回顾大使宅邸。”那郑营长说着立刻走向后面的中吉普，嚷道，“全部上车！”

那些都下了车的卫兵一个个又上了车，郑营长从最后一个卫兵手里接过替他找到的军帽，跳进了副驾驶座：“倒车！回顾大使宅邸！”

中吉普发动了，掉了头，打开了车灯，两道光飞快地向来路扫去。

小吉普里的方孟敖靠在车椅上，怔怔地望了一会儿不远处军营的营灯，接着，将才吸了一口的烟扔出了车外，一边拧开发动车的钥匙一边说道：“Shit！不说假话就干不成事情！”

车灯仍然没开，岔路坎坷不平，方孟敖开着吉普跳跃着向营灯亮处驶去。

方孟敖的车悄悄地停在营门外路边的暗处。

军营大坪里炽灯如昼，长条桌前许多学生还在帮着清理账目，靠近营房的那一排自来水水槽前女学生们都在帮飞行员洗着衣服床单，歌声一片。

以郭晋阳为首，十几个飞行员罄其所有将他们的饼干糖果还有咖啡全都拿出来了，大献殷勤。

陈长武却只带着谢木兰悄悄地出了铁门，走向路边的吉普。

走到车旁，谢木兰才看见方孟敖一个人静静地靠站在车门边，不禁惊奇：“大哥？你怎么不进去？”

方孟敖望了一眼陈长武，再转望向谢木兰：“何孝钰呢？”

谢木兰笑了：“大哥是在这里等孝钰？”

方孟敖依然一脸的严肃，望着陈长武。

陈长武：“一小时前就走了，听说是她爸爸身体不好，晚上她都要回去陪护。”

方孟敖想了想，对两人说：“你们都上车吧。”

谢木兰：“到哪里去？”

方孟敖：“去何孝钰家。长武，我表妹带路，你来开车。”

“是。”陈长武立刻开了车门，坐进了驾驶室。

谢木兰又怔在了那里：“大哥，这么晚了你这样去见孝钰，何伯伯

会不高兴的。”

方孟敖已经替她拉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我就是去见何副校长的，什么高兴不高兴。上车吧。”

谢木兰怔忡地上车，兀自问道：“这么晚你急着见何伯伯干什么？”

方孟敖已经关了前面的车门，自己坐到了后排座上，对陈长武说道：“不要开车灯。到了何家不用等我，送我表妹回家后你立刻回军营。”

“是。”陈长武已经拧开了钥匙，发动了车子，正准备挂挡。

“等一下！”谢木兰倏地拉开了车门，“大哥，你不告诉我，我不会带你去。也不回家。”

“去向他请教那什么四行、两局、一库、一会的问题。还要问吗？”方孟敖答了这一句，从后面伸手带紧了谢木兰座旁的车门，“开车。”

陈长武已经开动了车，军营炽亮的灯光被抛在了反光镜后，渐渐暗了。

崔中石家北屋客厅隔壁账房内，一根电线吊下来的那只灯泡最多也就十五瓦，满桌子账本上密密麻麻的字真的昏暗难辨。

近视眼镜被搁在了一边，崔中石将头尽量凑近账本，一边看着，一边在另外一本新账簿上做着数字。入伏的天，虽是深夜，门却紧闭着，窗口也拉上了窗帘，他光着身子依然在冒着汗。

和别的所有房间不同，崔中石这间账房的房门装的是从里面拧动的暗锁，门一拉便能锁上，在外面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就在这时，门内暗锁的圆柄慢慢转动了，接着门从外面慢慢推开了。

崔中石非常警觉，立刻合上账本，戴上了眼镜，转脸望去，是叶碧玉捧着一个托盘站在门口。

“干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门的钥匙？”崔中石对妻子好像还从未有过如此严厉的语气。

“叫什么叫？我另外配的，犯法了？”叶碧玉虽依然是平时的口气，但这时说出来还是显得有些心虚。